

历代笔记小说丛书

# 夜雨秋灯录

● (清) 宣鼎 著  
● 香一点 校点



● 齐鲁书社

历代笔记小说丛书

● [清] 宣鼎 著  
● 香一点 校点

# 夜雨秋灯录

齐鲁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雨秋灯录 / (清) 宣鼎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04.1

(历代笔记小说丛书)

ISBN 7-5333-1267-8

I. 夜... II. 宣... III. 笔记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9171 号

历代笔记小说丛书

夜雨秋灯录

[清]宣鼎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 250001)

E-mail: qlss@sdpress.com.cn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8.625 印张 2 插页 215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3-1267-8

K·372 定价: 13.00 元



## 《历代笔记小说丛书》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笔记小说源远流长，作品繁富，蔚为大观。特别是清代，由于《聊斋志异》的产生，给笔记小说的创作带来新的生机。一时仿效之作纷至沓来，不同风格的作品也竞相出现。其中不少作品虽也“传奇”、“志怪”，却有着较深刻的思想内容，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要求，并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至今仍有认识价值和借鉴作用。为此，我们特编辑出版《历代笔记小说丛书》，以供研究者参考，并满足广大读者的需要。

本丛书所选收的作品，均系在古代笔记小说中有较大影响或独具风格者。

本丛书将分辑出版，力求以较好的版本为底本，加以整理、校点。工作中如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齐鲁书社



# 目 录

## 夜雨秋灯录初集目录

出版说明·····	1	一声雷·····	43
<b>卷 一</b>		应声蓝面鬼·····	45
青天白日·····	1	<b>卷 三</b>	
银雁·····	6	桂林臬署三异·····	47
王大姑·····	11	烈殇尽孝·····	48
雅赚·····	13	父子神枪·····	53
东邻墓·····	16	珊珊·····	56
吴孝子·····	21	麻风女邱丽玉·····	63
<b>卷 二</b>		<b>卷 四</b>	
龙梭三娘·····	24	佟阿紫·····	69
迦陵配·····	27	雪里红·····	73
刘子仪膏药·····	32	邹生艳遇·····	77
忠魂入梦·····	34	假五通神·····	79
奚大瘤·····	36	郝腾蛟·····	84
玉红册·····	40		





## 夜雨秋灯录续集目录

### 卷 一

卓二娘	89
丹青奇术	93
范小仙	95
郁绿云	98
樟柳神	104
古铁剑	106
丧事演剧	107
穀於菟	108

### 卷 二

木孩童	110
痴兰院主	114
沉香街	116
小癩子	119
稽耸殁为文信国公冥 幕	121
丐癖	123
发绣佛	128

### 卷 三

大脚仙杀贼三快	131
南郭秀才	134
驴化为履	135
树孔中小人	137
楠将军	140
昙花记	141
博山两贤妇	144
珠江花舫	147

### 卷 四

金竹寺	152
石郎蓑笠墓	155
马姓	159
离垢园	160
陶庄	164
十丈莲	167
古泗州城	170
独角兽	172

## 夜雨秋灯录三集目录

### 卷 一

先觉僧	174
犍疯子	176
犍子 (十二则)	177

某广文	187
三官救劫	188
雷神	189
汤文正	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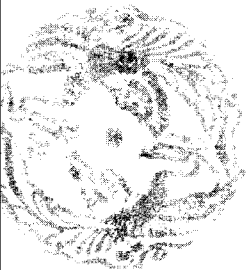




- 卜者梁翁…………… 191  
小王子…………… 193
- 卷 二**
- 科场（五则）…………… 195  
姚幕府…………… 200  
周封翁…………… 202  
陬邑官亲…………… 203  
同胞三鼎甲…………… 205  
义猫…………… 206  
李老…………… 208  
丁养虚…………… 209  
阮封翁…………… 211  
赵甲…………… 212  
转女为男（二则）…… 214
- 卷 三**
- 妓筇故谊…………… 217  
破镜重圆…………… 218  
珠妓情殉…………… 219  
四川某贾轶事…………… 221  
记瘦腰生眷粤妓莲  
    真事…………… 221  
崇川侠妓…………… 223  
冶游遇故妻…………… 223  
阿韩传…………… 225  
九月桃花记…………… 226  
记珠江韵事…………… 227  
得新忘旧…………… 228  
女仙降乩词…………… 229  
船女奇缘…………… 230
- 情死…………… 231  
记邗江张素琴校书  
    毕命事…………… 232  
记钱姬假途脱籍事…… 232  
记紫蓉女录事奇逢…… 234  
记珠江才妓事…………… 235  
蚌精…………… 237  
品花剩语…………… 238  
李芸小记…………… 238
- 卷 四**
- 吴门张少卿校书花烛  
    词并序…………… 240  
虎阜名姝与榕城生  
    逸事…………… 242  
西冷太瘦生偶记…………… 245  
情种轻生…………… 247  
接录和张少卿  
    花烛词…………… 248  
张少卿题虎阜寺壁四  
    绝…………… 249  
玉峰樵客后游虎阜拂  
    拭新题殊为惆怅而  
    芳迹莫可追矣因  
    和四绝…………… 250  
和张少卿女史虎阜寺  
    题壁诗原韵…………… 250  
和张少卿题虎阜寺壁  
    绝句并序…………… 251  
双龄小传…………… 252  
涿阳女子题壁诗…………… 253



一度风流千贯钱·····	253	郑素琴小纪·····	262
天缘巧合·····	255	马双珠小传·····	264
珠江风月·····	257	胡宝玉小记·····	265
记李三三逸事·····	257		
姚倩卿小传·····	260	校点后记·····	267







# 夜雨秋灯录初集卷一

## 青天白日

浙人南宮認庵，以字行。幼隨父璠，宦于粵，清廉，窘其橐。母先逝，父繼卒，亏庫款，將系獄。素諳叔壁幕于蘇，欲往依之。潛焚兩親骸，以竹籠負之，徒步逸。餐風咽露，跋涉奔波，一載始抵，尋叔無耗。

時蘇正歲歉，益困急，傾守囊錢，購半畝地，瘞之，志以碑，結茅若團瓢，守其側。蓬頭垢面，淪入乞兒。剩飯殘羹，尚知薦祭。時年僅三五，性孝且慧，貌癯不枯。聞吳兒山歌，學之，即當伍氏簫，始免餒。朝村暮郭，倏忽三年。

偶倚古寺門，向陽捫虱；面即貴家園，時見美人樓上眺。頃一小鬟，艷年二八，出而反掩其門，行向西，忽伏草際。少時，整衣去，知為小遺。甫數步，即若有賦物墜地，軟無聲。呼告之，婢不覺。遂掩襟往覘，錦袱也，中裹金玉釵釧、珠寶零星，媵以魚函，折作方勝。書雲：

十郎哥哥足下：妹謬以陋質，獲配清芬，親上做親，幸中之幸！牽牛西北，一水盈盈；孔雀東南，雙聲隱隱。盟深金石，妹喜嫁得梁鴻；劫轉滄桑，郎忽貧如司馬。然而鮑宣對挽鹿車，阮氏何嫌犢鼻；幸鷄窗攻苦，卜鴻路飛騰。敢怨標梅，抚青春而未艾；惟祈折桂，脫白袷以來迎。逆知青眼





频更，红丝欲断，每听狐语，似怨前度之冰；欲倩蜂媒，再接他家之酒。心石坚而不转，辞簧鼓而须防。若真挟瑟改弦，定弹黄鹄；时拟传笺布意，恨少青鸾。小婢娟奴，虽曰主仆，实同腹心。事已迫于燃眉，情实殷于刺目；遣寻一鸮，面展双鱼，奉上减泪之句，断肠之辞，宛转十三行，预仿苏娘织锦，附以缠臂之金，搔头之玉，珍珠一百颗，聊为匡壁添光。不尽缠绵，泥中人再为哢舌；未敢陨谢，爨下材急不择音。敢布愚忱，伏惟怜鉴！某年月日，秦氏小妹贞璞，衿衽手肃。”

南惊读一过，诧曰：“险哉！东床落魄，富儿赖婚，钟情者越礼冒嫌，进疗贫方。若为他人拾得，则婢固命尽；即迢迢牛女，亦复睽违，鹊桥无日矣。曷坐以视之？”

少顷，婢返，面色灰死，仓皇觅榛莽间，不得，仰天叹曰：“奴死不足惜！负主人托，奈何！”南笑曰：“娘行失何物？值何言死？”婢闻其言有因，哀祈曰：“好男子，曾寓目否？”曰：“卿能明告我，或者璧能返也。”曰：“我秦氏婢娟奴，日伴女公子。主见婿家贫，欲改适。女公子日夜哭，妾怜之，请以妆台中旧蓄者，约五百金，裹以鲛绡，附以雁字，亲去作寄书邮，付于小檀郎，囑入都，谋战捷，好亲迎。堕其物，必泄其谋，乌能不悲？”言已大恸。曰：“然则将若何？”曰：“死耳！”南探怀与之，曰：“是耶？非耶？”婢见即伏地叩。南挽之，示殷勤。婢曰：“子乞人，得暴富，弃之甘乎？妾将何以报？”曰：“报我不难，恐我之所易，子之所难也；我之所甘，子之所苦也。”曰：“试言之。”曰：“仆虽冠，犹童子身。子貌美极矣，未知能令我真个销魂否？”婢赧然，徐报曰：“君姑待我，行行即来。”婢赍金玉去，南亦偃偻出东郭。

三日后，偶经园外，远闻莺声，唤曰：“来乎？”仰视之，婢也，笑而招以手。门砉然开，南遽掩入。湖山石畔，芳草如茵。



婢曰：“以此聊报大德，可一不可再。”南曰：“诺。”方将偃抱，见婢以红罗盖粉面。南笑曰：“子秀色可餐，方欣饱看，博须臾欢，何吝而抑藏乎？抑娇羞故态乎？”婢以纤指向上曰：“青天白日，不怕神明耶？”南蓦如棒喝，情魔潜遁，遽起曰：“子畏神明，仆宁不畏乎？”持竿携篮，喃喃诵“青天白日”四字，出门去。婢遥遥致声：“君每日日中来，当分己食果君腹。”南瞑目狂奔，亦不计园门闭否。

明日市上行，有一相者呼曰：“丐者来！子卧蚕下，何来此阴鸷纹？应在三十六日，必有非常遇。”曰：“吾日唱《莲花》求生活，免沟壑足矣，尚欲追踪荜阳公子耶？”曰：“不然，验当酬若干？”曰：“十千。诬则若何？”曰：“扶我双眸子。”曰：“先生眸子危矣。”

至三十五日，丐如故，走告相者曰：“眸子权寄尊庞一宵稳。”相者又视之，拍掌曰：“得矣。边城紫气透，当先得财。”南曰：“诺。”

又明午步长街，忽有牵其裾者，呼曰：“月儿耶？”南颈有月牙痕，故小字月。视其人，鲜衣怒马，貌若贵官。姑应曰：“然。”其人惨涕，曰：“儿何至此？”南蓦忆曰：“璧叔耶？”曰：“然。儿盍随之归寓。”庐中起居华灿，叩阿婢，亦甚慰。因缕述颠末，哭失声。叔曰：“久謫尔父母歿，特函询，无回字，乃在此耶！吾年老橐富，无子息。今得犹子，不愁继续矣。”立命婢媪，为更褴缕，且濯香泉；依旧翩翩，颜色焕发。婉述相士神，叔命以十千酬之。欲招致为叔鉴慈颜，不许。旬余，忽以千金付之，曰：“儿既废读，当学贾。”以齿稚辞。曰：“试为之，无不利。”南束装买棹，过江运白粳，大获。

明年今日，归省叔。至则门户犹存，第主非是。询居停，曰：“子去后，尔叔亦他徙，且不知徙何处。”南茫茫无适从，因思江北新置宅，曷归而侦访，扫墓瞻仰。榜人频催，腰缠余五百



金，即全购柏油压船。渡后，北风怒号，江冻十日，不能解。柏油值顿昂，获利可十倍。更于宅前设缀铺，以三千金为母，招老成者四五辈，司出纳。

又一年，心不忘叔，一人渡江，搭散入船。中流风大作，浪如山，霹雳大震。同侪者十数人，咸见云中现极大四金字，曰“青天白日”，笔画分明。众诵佛禳之，而字仍现，雷复鸣，船几裂。众急曰：“上天已明示恶人，事各自省，无累他人！”南挺身告众曰：“此仆隐事，诚不可以告人，敢相累乎？”急向怒流踊身投。昏懵中，抱得枯槎，听其掀簸，耳听雷雨骤下，火光窜金蛇。须臾霁，视此身如一点萍乘万里浪也。忽一官舫鸣锣挂帆来，呼曰：“速救活抱槎人，赏十贯。”旋来红船，挈而登。官舫人非他，叔也。互惊，问：“叔何处来？”曰：“吾移居通州，偶游紫琅山耳。尔父母墓无恙，尔之心曲吾已悉，娟奴已随秦家女适婿家，婿果贵，即迎娶。尔事缘未至，毋燥也。”同之通寓，见婢安好，婢仆更多于苏寓，不敢问。居二日，袖出小折呈叔：“此年来子金总目也。”曰：“烦甚！曷携去。翌晨辞别，叔又赠以数百金。

抵苏访娟，果如叔言。忽遇弄船人，惊曰：“君尚生耶？若辈皆震死，船覆，吾抱缆始免，顷泊此修治耳。”南出资赠助之，即假馆舟子家。偶倚白板闲眺，见一美人，乘香舆，随仆媪；复又一婢，乘下泽车，貌酷似娟。尾行三四里，至一尼庵。美人登殿拜如来，仆媪憩游廊，庵主献香茗。婢闲步，偶见南，目荧荧，低唤曰：“青天白日。”南失声曰：“噢！娟娘耶？”婢问：“何遽华洁？”告以故。曰：“钟情者尚恋旧耶？”曰：“中怀无一刻忘。”曰：“彼此有情，尚不谱姓氏，令人齿冷。”又详告之。旋闻内呼娟，美人偕去。

南惆怅无聊赖，踟躕丛葬处，见一大冢，碑云：“东浙寓公，南宮诤璧，玉人先生之墓。”志文详叙：



夫妻同卒于苏，死近五载，旅葬于此，以待犹子南宮认庵，他日寻觅。撰书者，里诸生郁昉。南读毕大惊，回忆叔婢面目，不知此墓中人，何既同名氏，且犹子亦同名？必无是理，而竟有是事。

归访文学士，知郁昉第，具冠投刺入拜。昉憬然曰：“君颈有月牙痕乎？”曰：“然。”曰：“令尊叔甫生时，与先大夫莫逆交。先大夫逝，叔甫老伉偻亦相继逝。易筮前数日，坚嘱鄙人预后事，谋吉壤，作墓志，并嘱君如回苏，即为继续。君从何知有仆，而惠然肯来耶？”南以见墓志对。曰：“幸不负先人遗命也。”南蹙额以两次遇叔告，求解惑。曰：“令叔甫生习吐纳，殁能解脱。如子言，其仙去乎？”南遣人如通访叔，杳矣。遂移两骨函，依叔墓重葬，双冢峨峨，加以封植，手自撰文，勒石纪事。昉视之，喜曰：“子尚能习举子业，何自弃？”盖昉已前科北闱中经魁。因款留，教之读。

是秋回浙，中副车。昉开筵为贺，鼓吹大作，泥金署墙，把酒向南曰：“君贵矣！芳年二十有一，尚欲歌朝飞雉耶？”曰：“弟有旧盟，痴心拱候耳。”曰：“愚兄代觅佳人，为君权署县君何如？”言未已，即有婢媪扶一美人，出与交拜，南不知所措，昉挽之拜。两行画烛，送入洞房，亲为反扃双闼，临去顾内曰：“今宵好报恩，毋再怨我夫妇累汝。”漏静，揭巾微睨，则红粉露垂，香肩玉削，颇似娟。亦低唤曰：“青天白日。”新人微粲曰：“闷葫芦打破矣。”南闻之大喜。始知尼寺美人，即昉妻，当日寄书人也。夫贵，娶已两载，极敦爱。娟重见南，始为贞述南来访始末，贞为昉述。副车之中，赖昉力，夤缘关节，始获隽。其所以不即以娟与之者，恐误读耳。少顷，入帟绸缪，犹处子。明日谢昉，昉亦谢。至是始道破。昉曰：“君遇遗金不拾，仆亦留全璧以待也。”从此秦越一家，亲爱如手足。

南旋即援例谒选，官扬州司马。携娟娘去，颇不自讳。每谓





僚佐曰：“不图黄榜中，亦有卑田院中乞儿也。”

懊依氏曰：昔披裘人云：“仆岂拾遗金者哉？”然高人遇之易，乞人遇之不易。至美色当前，悬崖勒马，此等功夫，尤不易。伟哉南官！宜乎苍苍者报以厚德也。吾愿普天下男妇，无论富贵贫贱，当人人书“青天白日”四字于座右。

## 银雁

江西某郡，有地师杜君香草，青鸟术最精。尝与富室儿李十九友善，其父故，杜为走山谷觅地，草履几穿。阅三载，始得一穴，沙水分明，良为吉壤。居邑之东山，距李宅四十余里。山故幽僻，树木葱茏，游者听樵斧丁丁，与岩寺午钟相问答。而西山居其前，俨如屏障，苍翠溢眸。杜得意非常，告李曰：“此福地也！令尊人古道，为乡里重，居此，谅无愧焉。愿公等更修德以培之，则子孙贵真莫及。”不日，杜为点穴，李兄弟扶椁窆窆。事竣，杜往浙，应贵人聘。厚赆远行，一别两载。

讷葬后，家道反不如前，叠亡人口，其兄李十八，夫妇亦偕亡。遗一娇女，名银雁。弥留时，殷殷以弱息相托，泣曰：“吾夫妇他无所恋，惟劳吾弟看顾银儿，则瞑目泉台下。”十九亦泣受遗言。女年甫十四五，风致袅娜，不惯操作。其妇翁氏，黑心符也。时于稿砧前訾犹女懒惰，久之，遂信。垢面蓬头，沦入赤脚。女始伏枕上泣，继对木主啼。妇怒施鞭挞，女奔告叔，反繫其手足而毒楚之。诸婢环泣，伏叩请代，不许。雪肤流血，一线仅延，妇怒犹未已。幸先陇邻庵老尼来，为翁氏讽《受生经》，急代缓颊，始释。明夕，妇欲礼佛，索温水盥手，女误以冷水进。大怒，欲笞其背。女惧，奔投门外溪水，见亡母冉冉自林中出，悲告女曰：“儿无苦，且随老尼遁空门，则生矣。”言已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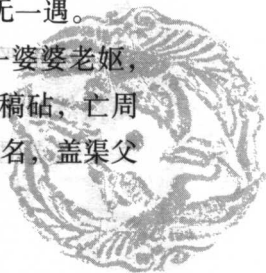


杳。女正惨痛，忽闻门内喧嚷，翁氏自批颊，作亡母声誓曰：“狗贱根！何仇欲杀吾女？”十九奔入，知为亡嫂怒妇恶，代哀之，即唾其面，数责万端。忽寻女，得于门外，讙冤死状。携入，妇即抱女，哭失声。旋又自击，以木杵捣阴户，血淋漓流出穷裤外。禁制之，力猛于虎，一室大哗。邻舍登墙窥，鸡犬皆惊。老尼素与银母善，合掌曰：“善哉！善哉！大娘何暴也？老身为证，嘱渠改过，善视银姑。”不许。“早为银姑觅佳婿。”不许。“寄养戚里家。”仍不许。尼戏曰：“无已，其将付老身携去，为弟子乎？”妇闻即稽首拜曰：“愿以掌珍烦大师接引。”问女愿否，曰，“愿。”十九知不相能，亦听其出家。明日，亲送之庵，拟即削云鬓。尼曰：“尚早。”瞑目坐蒲团，炊许，张目笑曰：“溪水何妨随石转，岭云更有出山时。”十九临去，谓女曰：“儿有所需，可暗嘱师父来取，毋轻陷不测也！”女涕泣牵裾。尼大喝曰：“痴儿，既皈依三宝，尚作婴儿恋乳状耶？”急送十九出，掩庵扉。由是扫地焚香，钟鱼梵呗，渐授以禅课焉。

年余，十九益困顿，戚属咸云：“坐新阡不利。”有识者云：“右沙太耸，即利，亦只发女家。”

明年，杜归，目睹李之情状，大惊，心亦疑殡宫风水。然昼则走山谷，夕则挑灯比对书册，均无误，终不识致困之原。一夕，假归家宿，夜梦天女至，烟鬟雾鬓，仪态万方，告杜曰：“汝亦知李墓不吉所由来乎？吾山神也，特以诗句告汝。诗云：‘千里来龙结一匏，左根右叶长根苗。天生福人住福地，无愧惟有西山樵。’”杜心欲咨白，而天女遽作霹雳乘云去。杜惊寤，急往西山，寻一泛常穴，为李迁葬。诡云：“前穴地脉，为山风吹破，不足宝也。”暇则裹粮入西山，物色樵竖，匝月无一遇。

一日，暴雨至，视岭右有衡茅数椽，急奔避。一婆婆老妪，縗服出应客。堂上悬桐棺七尺，縗帐凄然。云：“伊稿砧，亡周七年。”问：“有哲嗣否？”云：“仅一。杜姓，佛奴其名，盖渠父





梦佛而生者。因贫习樵采，日在东山云深处。”言已唏嘘，向外翘首云：“顷将遭雨，恐归来又似水淋鸡。”旋入，以山茶炊饼饷杜，餐饮颇甘。须臾，一少年荷樵冒雨归，眉目端好，气宇不凡，见客支揖如儒者。杜知是佛奴，自陈同姓。佛奴入，与母言。少顷，又出与为礼，如见长上。杜喜，与闲话，辞均闲雅，无俚语。告妪曰：“文郎不俗，何不令读书识字？”妪曰：“儿幼曾就村馆。渠父既歿，未亡人又衰迈，全赖是儿斧柯供菽水。”问佛奴年齿，则云：“十七。”是夕，即就地藉藁止杜宿。晨起，出腰金二两，酬茶果费。妪笑曰：“母子虽贫，而非卖茶果者，矧同宗者耶？”坚却不受。杜知不可强。后累过其庐，礼貌均不衰。

一日，见佛奴获双雉归，烹而登盘，味极鲜美。盘有余，收入供母。及偷瞰佛奴，则仍咽粗粝。杜大敬重，告妪：“拟为佛奴觅佳偶。”妪喜曰：“儿年已冠，得宗长作伐，大好事！但一贫如洗，谁肯以妇女嫁樵人子耶？”问：“渠父可有葬地？”曰：“野葬耳，免入漏泽国足矣，尚敢卜牛眠欤？”曰：“不难。仆有吉壤奉赠，他日贵显，幸无忘指引人。”妪敬谢称善。

杜向李十九索前地，云：“有远族孤寡，请以所弃者与之，需值当不吝偿。”李慨然不吝。杜欲立券。李本拟以百金酬杜，至是遂兑立百金券。杜持往，与妪谏吉。佛奴集众樵，异父棕诣葬穴。杜命刚五尺，无移旧穴，而深倍之。甫掘尺许，得一物，非土非石，状类鼃鼃，背有篆文，曰：“（此处文字模糊）”。识者杜，葬者杜，宜子孙，贵且富。鲜德之家莫妄觑。葬已，杜又远行，佛奴仍习樵。每晨过父墓，辄见蒸腾如釜上气。

瞬息严寒。佛奴正痴望，忽白气接冻云，缕缕然，漠漠然，落落然。霎时雨雪大至，衣尽沾濡。知岭下有尼庵可避，急趋叩关。适老尼打包出门去，遗银雁独居绣佛幡。开门放入，见其寒







战噤栗，怜之，引投灶下，燃火烘湿衣，以师之布衲与己之紫布裤，与之换。更炊豆粥与餐，战始已。天霁衣干，佛奴欲辞去。一转瞬，则他衣俱在，而已之布裤竟乌有，穷觅不见。女恐师回，催促且去，嘱乘间寄裤来，慎勿寓师目。其母嗔其归晏，具告所以。姬心德女，视紫布，果为女之衷衣。疑有染，叱责之，佛奴力白其无。

明日，姬亲送裤与女，而老尼已归，见而穷诘之。大怒云：“清静道场，淫婢何得污佛地？”立命走出。姬同女跪求，不许。女对佛自誓。尼冷笑曰：“佛远在大西天，不似社稷神，管尔牙疼咒也？”女愤欲自缢，解带挂庭树。姬趋救，而尼犹怒。姬亦怨曰：“老秃厮，乃徒以慈悲获罪责，然则定逐伊何处去？”尼曰：“听自便耳。”姬知女不愿回俗家，曰：“曷随老身去。”女犹踌躇，尼遽抚掌曰：“妙哉！妙哉，速去！速去！”立即驱出，掩双扉。

适杜正归来，见姬携女至，惊询何来，详告所以。女伏地涕泣，呼：“杜叔！”杜喜曰：“前云为佛郎作冰者，即此女耳。此中有天缘，幸勿错过。”约略告十九，即慨分游橐，代谋花烛，俾合卺。

小夫妇极伉俪，事母又至孝。姬对女流涕曰：“吾母子食贫惯，未免苦新妇。”女笑曰：“儿昔遭婢苦虐，如活地狱；后入尼庵，已若安乐窝；顷得阿母与郎怜爱，更居天堂最上层。”姬为之解颐。每牧豕，分郎苦，姬不忍。女曰：“儿自乐为之。昔之牧豕迫威虐，今之牧豕由心愿，何害？”

杜一日携白镪二锭来，告姬曰：“母今新娶妇添食指矣。明年秣价必昂，请假此预收秣，俾佛郎渐学权子母。”三却而后受。是夕，银雁牧豕回，见姬以银示佛奴，曰：“是区区者，亦犹之铜铁耳。奈何有则生，无则死，不令人短气耶？”女索视，掷案上，曰：“是何足贵？儿牧豕走涧曲，见水底累累者皆是也。明